第 50 卷 第 6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50, No. 6
2013 年 11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Nov. 2013

哲 学 研 究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含义及其关系

赵 家 祥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必然王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自然必然性王国,另一种是历史必然性王国。前者又称为永恒的必然性王国,后者又称为暂时的必然性王国。自由王国也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作为谋生手段的物质生产领域即历史必然性王国彼岸的自由王国,另一种是指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史前时期的必然王国结束以后进入的真正人类历史时期的自由王国。这两种含义上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分都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疑难问题。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需要具备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且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完结,人类历史就终止了。

关键词: 必然王国;自由王国;自然必然性王国;历史必然性王国;史前时期;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6-0045-13

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含义以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个理论问题,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讲过和探讨过,发表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论著,提出了一些很有创见的观点。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对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以及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仍有一些疑难之处在探讨的深度上和广度上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本文拟对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作些探讨。若有不当之处,欢迎理论界的同仁批评指正。

一、必然王国的含义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必然王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自然必然性王国,另一种是历史必然性王国。前者又称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王国、绝对的必然性王国;后者又称为暂时的必然性王国。

关于自然必然性王国。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有很多论述,下面择其最重要的几段原文抄录于下,以便准确地说明其含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1 章中讲到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时说:"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五章讲到劳动过程时说:"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②"劳动过程,就……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③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第 48 章中讲到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时说:"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

收稿日期:2013-10-08

作者简介:赵家祥,男,天津武清人,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07、207—20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215 页。

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①

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自然必然性王国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这里的自然必然性具有规律性、合理性、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马克思在 1868 年 7 月 11 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③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是说,物质生产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要人类的社会历史存在,人类要生活和生存,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人类生活和生存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是必然的、完全合理的、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物质生产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规律。

第二,自然必然性王国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讲的劳动和劳动过程,不包括劳动和劳动过程在其中进行的具体社会形式、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这一点马克思有很多十分确切的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说:“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谁,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同经济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④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又说:“现实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同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定的社会形式无关,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劳动过程本身从他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⑤

第三,自然必然性王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之中,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从五种社会形态划分的角度来说,它既存在于原始的公有制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几个私有制社会之中,还存在于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更高级的公有制社会之中。从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角度来说,它既存在于人的依赖性社会之中,也存在于物的依赖性社会之中,还存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之中。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的角度来说,它既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结合的社会之中,也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相分离的社会之中,还存在于劳动者与劳动资料在更高形式上相结合的未来社会之中。

第四,物质生产领域虽然可以有一定的自由,但这个领域永远是一个自然必然性王国。即使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28—92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20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9—70 页。

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了,但从劳动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这一点来说,它的必要性和不可或缺性依然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所以它是永恒的必然性王国或绝对的必然性王国。

第五,劳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需要的扩大,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也会扩大,虽然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但自然界永远有人认识不到和不能支配的部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对自己的控制和支配,人类永远不能在自然规律面前获得完全的自由。所以马克思说“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

综上所述,无论从自然必然性王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之中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不可或缺性方面来看,或者从人类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控制和支配的方面来看,物质生产领域这种自然必然性王国都将始终存在,所以它是永恒的必然性王国或绝对的必然性王国。

关于历史必然性王国。关于历史必然性王国,马克思也有很多论述,下面也择其最重要的几段原文抄录于下,以便准确地说明其含义。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说:“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是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①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还说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②

从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历史必然性王国与自然必然性王国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与自然必然性王国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讲的不同,历史必然性王国是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讲的,即从物质生产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角度讲的,因而它不像历史必然性王国那样为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只为几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所具有。

第二,与自然必然性王国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不同,历史必然性王国只存在于劳动者与剥削者相对立的几个社会形态中,具体地说,只存在于奴隶劳动、徭役劳动和雇佣劳动中,或者说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重点讲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历史必然性王国。

第三,劳动者在历史必然性王国中劳动,不是感到“自由和幸福”,而是厌恶这种劳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生动地讲过这个思想。他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4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15—616 页。

残。”这是因为,“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①

第四,与自然必然性王国是永恒存在的不一样,历史必然性王国只是暂时存在,人们将在物质生产和其他各种社会活动中创造各种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扬弃物质生产劳动在其中进行的对立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又把历史必然性王国称为“暂时的必然性”王国。

二、自由王国的含义

自由王国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中说:“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并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②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属于历史必然性王国。历史必然性王国彼岸的自由活动领域的自由王国,是自由王国的第一种含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前时期的必然王国即历史必然性王国结束后进入的真正人类历史时期的自由王国,是自由王国的第二种含义。前者可称为按两个领域划分的自由王国,后者可称为按两个时期(或按两个历史阶段)划分的自由王国。

历史必然性王国彼岸的自由王国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自由王国,是指历史必然性王国中人类主体在外在必然性支配下的物质生产劳动终止以后所获得的自由活动领域或自由活动时间。它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是作为目的本身的能力得到发展的自由活动领域或自由活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由活动领域或自由活动时间,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工人阶级完全被排斥在自由活动领域或自由活动时间之外。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享受自由活动时间,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全部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自由活动时间是发展个人才能的时间,人们在这个时间里,从事科学、艺术等精神生产活动,从事社会管理等社会活动,从事有利于身心健康的游艺和体育活动。由于这些活动只有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才有权享受,工人阶级根本无暇从事这些活动。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社会上层才能得到发展,工人阶级把全部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的时间都变成了剩余劳动时间,根本不能得到发展才能的时间和机会。这就是说,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为前提和代价的,自由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是对抗的。对于这个意义上的自由王国或自由时间,马克思有很多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只要存在着一些人不劳动(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生活的社会,那么,很清楚,这个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劳动作为生存条件。这些不劳动的人从这种剩余劳动中取得两种东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分得赖以和借以维持生活的产品,这些产品是工人超过再生产他们本身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产品而提供的。其次是他们支配的自由时间,不管这一时间是用于闲暇,是用于从事非直接的生产活动(如战争、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这一自由时间都是以劳动群众方面的剩余劳动为前提,也就是说,工人在物质生产中使用的时间必须多于他们本身的物质生活所需要的时间。”“不劳动的社会部分的自由时间是以剩余劳动或过度劳动为基础的,是以劳动的那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一方的自由发展是以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全部时间,从而他们发展的空间完全用于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发展受到限制为基础的。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③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0—27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92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13—214 页。

思的这些论述呢?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不从事物质生产的资产阶级及其社会上层是否全部是自由生产者,他们从事的物质生产彼岸的活动是否都是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豢养了一批意识形态阶层,他们的任务就是制造种种理论,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做辩护。马克思对这个意识形态阶层的活动和作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①马克思又说:“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作物质生产手段的时候,——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且进行辩护说,这些领域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它们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把他说成是……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②马克思还说过: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把封建统治者豢养的意识形态阶层放在与自己相对立的地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的勤劳来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种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③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资产阶级豢养的意识形态阶层,由于他们是完全依附于资本家的,是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是与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相对立的,他们从事的精神生产活动不是造福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而是损害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们所从事的精神生产活动不能算是自由活动,他们本人也不是自由生产者。

第二,被资本家雇佣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的精神生产者,是否是自由生产者,他们从事的物质生产领域彼岸的劳动是否属于自由的精神生产?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关于亚当·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所做的考察和分析。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即正确性和非正确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称为生产劳动的东西总有两种定义混在一起。”④

他给生产劳动下的第一个定义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再生产出来,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简言之,“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或者说,“雇佣劳动只有当它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本身所花费的价值的时候才是生产的”⑤。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给生产劳动下的这个定义“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这是“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与生产劳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6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364—36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36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36、138 页。

定义相适应,非生产劳动的定义也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相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参与分享资本家利润者的各个项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换的劳动)”①。马克思举例说,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即剧院老板雇佣,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纫工,他来到资本家那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相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再如,一个作家,他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了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这就是说,被资本家雇佣的演员和作家等,虽然是精神生产者,从事的是精神生产活动,生产的是精神产品,但他和从事物质生产的雇佣工人一样,受资本家的支配,他的劳动不是为了发展自身的才能,而只是谋生的手段,所以他不是自由的劳动者,他像从事物质生产的雇佣工人一样,处在历史必然性的王国之中,不是处在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之中。

亚当·斯密给生产劳动下的第二个定义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购买者生产商品。与此相适应,非生产劳动是不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者为其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这种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给生产劳动者和非常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②。马克思认为,这种划分法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会造成混乱,所以他不赞成斯密的这种划分法。

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还有一个缺陷,即他没有考察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联系,而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只有在物质生产就其自身的形式被考察时,才不致流于空谈”③。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如果离开物质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考察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生产劳动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就会流于空谈。马克思认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根据这种认识,马克思批判昂利·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抽去了自己立足的基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也理解这种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④。马克思这段话孕育了这样一个思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阶层不是自由的生产者,他们为统治阶级生产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的精神生产的产品,只有不是为统治阶级生产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者和不是被资本家雇佣的精神生产者,才是自由的精神生产者。

凡事都有两重性,不可做绝对化的理解。被剧院老板雇佣的演员、被书商雇佣的作家、为资产阶级生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阶层,虽然就他们的本质的、主导的方面来说,不是自由生产者,但如果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剧院老板、书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的束缚和支配,演出了好的戏剧,写出了优秀的著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理论,他们也可以算作是自由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4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345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346 页。

精神生产者。许多资产阶级的作家和理论家,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提出了不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理论,这些作品和理论代代相传,甚至至今仍有进步作用,就是很好的例证。就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历史功绩的肯定,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这一大批所谓“高级”的劳动者,是否属于自由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是否属于自由劳动?对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期认为,封建社会的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因为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所以把他们同丑角、家仆列为同一类别,把他们看成靠真正的生产者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加以鄙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就像资产阶级本身在其发家时期一样,曾经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封建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和这些所谓“高级”的劳动者。但在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则变得认为所有这些阶级的“后天形成的社会结合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人们肉体上存在伤病,所以需要医生;由于人们精神的虚弱,所以需要牧师;由于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所以需要政治家、法学家、法官、律师、国家官吏、警察、士兵。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①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这些所谓的“高级”劳动者,由于他们是为资本服务的,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是有用的,是受资本家支配和控制的,所以他们不是自由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不是自由劳动。另一方面,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又是社会管理所必要的,对于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稳定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的一些活动也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他们虽然是受资本家支配和控制的,但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的自由,也生产出一些有益于人类发展的精神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属于自由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又属于物质生产彼岸的自由王国的自由的精神生产。

第四,无产阶级作为由雇佣工人组成的阶级,他们中有没有自由劳动者,由没有在历史必然性王国的彼岸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的人?这是在讲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关系问题时需要加以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无产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就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自由生产者,即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的人。早在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②这部分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就是最初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就是这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一生中都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创造和发展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 1893 年 12 月 19 日《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中,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概念。他对参加代表大会的大学生代表说:“希望你们的努力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不仅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概念,而且指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包括多方面的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不仅包括政治家、法律家、律师,而且包括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等等,他们应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61、16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1 页。

具有丰富的知识,能够掌管全部社会生产。①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工人虽然从总体上说,他们的全部时间几乎都变成了劳动时间,几乎没有自由时间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活动,但这并不排除一部分工人对精神生产、特别是对无产阶级解放理论的渴求、关注和学习以至创造。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的《1870 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曾经指出,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的一个重大优越之处在于:“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②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结尾处又说:“随着 1848 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③这说明德国工人阶级非常关心自身解放的理论的学习和创造。

再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备受剥削压迫和歧视,他们没有或很少有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自由时间,聪明才智受到极大的摧残和压抑。但是,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劳动群众中仍然出现了一些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他们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我国宋代发明活字印刷的毕生就是一个布衣平民,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德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慈根本人都是工人,美国发现电的作用的富兰克林和发明电影、电灯、留声机的爱迪生也都出身于劳动人民,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文豪高尔基本人也是一个劳动者。

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的自由王国的含义。马克思把全部人类历史分为两大时期,他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统称为人类的史前时期,把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称为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前一时期称为必然王国,后一时期称为自由王国。马克思对这个意义上的自由王国的含义和特征有很多论述,我们把它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消除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区分,必要劳动扩大了自己的范围,一切劳动都成为必要劳动,“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④。

第二,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由于一个阶级享有自由劳动时间、群众的全部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的情况已经消除,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马克思指出:“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 ⑤

第三,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节约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21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第 312、313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605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605 页。

地、合理地分配劳动时间,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首要的经济规律。马克思指出:在共同生产已经成为前提和基础的情况下,“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①。

第四,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财富不表现为直接劳动,也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对自然界的统治,是社会个人的发展。马克思指出:在科学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的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这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②。

第五,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中,由于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痛苦,而是感到愉快,劳动者不再是受剥削、受压迫、被奴役的主体,而是成为一种能够占有“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的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的主体。作为这种主体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③。

第六,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中,人类共同体不再是虚假的共同体,而是真实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意思是说,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联合体中,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的联合体中那样,少数剥削者、社会上层的发展,以牺牲多数劳动群众的不发展为代价,而且不仅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发展,而且一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其他人的发展,还是其他人发展的条件,所有个人的发展都互相促进、互为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对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性质和特点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页,第 1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0—10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3 页。

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从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①。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中,由于消灭了商品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社会产品不再通过市场交换的迂回曲折的道路,直接就成为个人的消费品。对于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这一大段论述,我在《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领悟》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说明。②

第七,在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中,自由劳动不仅存在于从事科学、艺术等等的精神生产活动中,而且也存在于物质生产活动中。但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质;(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③。我国有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区分,"不是简单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划分,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递升意义。这也就是说,自由王国的前提是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阶段上物质财富的极大富足,人们不再为谋生而困扰,物质生产也不再是单纯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④。

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中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指的是两个历史时期意义上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因为只有这个意义上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才存存从前者向后者飞跃的问题。两个领域意义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二者在时间上是并存的,不存在从前者向后者飞跃的问题。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飞跃是无法实现。这些条件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为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活动时间创造客观条件。自由王国的实现,不是靠人们的主观愿望、思想观念能够实现的,它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首先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在生产上加以应用,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才能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自由劳动时间增加到最高程度。在历史必然性的王国中,自由时间之所以只能被少数剥削者和社会上层享用,广大工人群众无权享用,主要是因为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需要以外的自由活动时间还比较少。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96 页。

② 赵家祥:《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重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新领悟》,《学习与探索》2013 年第 3 期,第 15—1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616 页。

④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1 页。

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相反,“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①。

第二,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消除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就在于它与奴隶制、农奴制等的生产方式相比,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资本的目的不是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生产价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资本家不仅不会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而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反而会把科学技术作为增加劳动强度、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马克思还说过:“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他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②可见,不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消除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即使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增加了,工人群众也无法享受,他们会依然处在史前历史时期的必然王国之中,而不能进入真正人类历史时期意义上的自由王国。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形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或萌芽,这些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采取适当的方式冲破资本主义的外壳,从而由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在这方面马克思有很多论述。他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要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说:资本主义生产随着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向大的社会规模的劳动过程的转化的普遍化和加速,“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④。这里说的“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物质技术条件,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 卷又说:“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因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劳动(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⑤这里说的“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就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要素,它既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的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技术条件,又包括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和“萌芽”。

第四,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具有享受和利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从事科学文化和各种高级的社会活动的素质和能力。在真正人类的历史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04、103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10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576—577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927—928 页。

期含义上的自由王国中,不仅要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及其客体,而且要有享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及其客体的主体。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即使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们也不能利用这种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从事自由的精神生产和其他高级的社会活动。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疑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②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③

第五,消灭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相分离的状况,实现了劳动者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与生产资料的重新结合。马克思认为,在人的依赖性社会,劳动者个人与生产资料是结合在一起的;在物的依赖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个人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是分离的;在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即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所有制,每个劳动者个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实现了劳动者在更高的程度上与生产资料的重新结合,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中,对这个过程作了精辟的概括:“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④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被资本家所支配,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因而他所创造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自己不能享受,而归资本家享受。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了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成了生产资料和社会结合的主人,因而他们创造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可以归自己享受了,他们也就由必然王国进入了自由王国。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64、30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9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874 页。

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于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① 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话,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根本区别方面论述了各自的特征,说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来看,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历史过程。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以后,这个过程将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而继续下去。只要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只要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还在进行,就始终存在着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如果这个飞跃过程完全终结了,那就意味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终止了。毛泽东说得好:“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②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nd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ir Relationship

Zhao Jiaxi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Marx's works, the realm of necessity has two basic implications: one is the realm of natural necessity, and the other is the realm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 former can be regarded as the eternal realm of necessity, while the latter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temporary realm of necessity. The realm of freedom has two implications: one is that the realm of freedom lies beyond the spher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which by its very nature is the realm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as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hile the other is that the realm of freedom, as the true human historical period, will begin where the realm of necessity end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ealm of necessity and the realm of freedom, and the distinctions concerned should be discussed further. The leap from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o the realm of freedom is the gener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and needs lots of objective prerequisites and subjective conditions. Moreover, this leap is never - ending. Once this leap ends, human history will come to a stop.

Key words: the realm of necessity, the realm of freedom, the realm of natural necessity, the realm of historical necessity, prehistoric period, the true human historical period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5页。